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五回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聽攬撥礦師索賠款

卻說柳知府先受了眾紳士的排擠，接著洋人見面又勒逼他定要辦人，真正弄的他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，心上又氣又急，一時楞在那裡，回答不出。其時金委員也正在座，一見有了洋人，卸了他的干係；至於鬧事的人，已經收在監裡，他這一面有了交代；也就樂得做個好人，一來見好於柳知府，二來也好弄他兩個。當下見柳知府回答不出，他便挺身而出，對洋人竭力排解道：「這樁事情，柳大人為我們也算得盡心了。自從我們到得這裡，柳大人是何等看待？只是百姓頑固得很，須怪不得柳大人。自從昨日鬧了事情出來，柳大人為我們足足有四十多點鐘不曾合眼，不曾吃飯。現在鬧事的人，既然已經拿到，有些已經打過收在監裡，將來一定要重辦，決計不會輕輕放過他們的，你但請放心罷了。至於我們幾個人失落的行李、鋪蓋、以及盤川等等，將來能夠查得到固然極好，設如真個查不到，柳大人亦斷不會叫你空手回去的。還有捆你上來的那些鄉下人，論理呢他們還要算得有功之人，不是他們拿你捆送上來，只怕你幾位直到如今，尚不知流落何所。但是他們不應該將你們捆起來，這就是他們不是了。這個都是小事，少不得柳大人替你發落，你亦不必多慮。現在，你二位昨夜受了辛苦，今天一早又捆了上來，苦頭總算吃足了。可到我屋子裡先去歇息一回，一切事情回來再講。」礦師道：「各事我不管，但憑你金老爺去辦罷了。」又回頭對柳知府道：「柳大人為我們吃苦，少不得後來總要謝你的。」柳知府聽了，也不知要拿什麼話回答他才好。洋人說完，站起身來就走。金委員趕忙走在前頭引路，把他兩個一直引到自己屋裡。柳知府知道他們要去休息，怕的一張牀不夠，立刻叫人又送過去幾副牀帳被褥，不在話下。這裡首縣見洋人已去，便要請教府大人，這事怎樣辦法，柳知府道：「你聽見他們的口音嗎？一個紅臉，一個白臉，都是串通好了的。賠他們兩個錢倒不要緊，但是要賠多少，總得有個數目。我現在別的都不氣，所氣的是我們中國稍些不如從前強盛，無論是貓是狗，一個個都爬上來要欺負我們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柳知府一面說，一面嘴上幾根鬍子，一根根都氣的撻了起來，停了半天不語。首縣道：「就是賠錢呢，亦陪煞有限。但是昨天捉來的那一千人，同這鄉下人，如何發落？」柳知府道：「鄉下人並沒有錯，他們看見異言異服的人，怕不是好來路，所以才捆了上來。送來之後，原是聽我們發落的。他們又沒有私自打他一下子。倘若真是騎馬的強盜，他們捉住了，我們還得重重的賞他們，怎麼好算他們的不是呢？」首縣道：

「但是不略加責罰，恐怕洋人未必稱心。」柳知府道：「要他們稱心可就難了。拿我們百姓的皮肉，博他們的快活，我寧可這官不做，我決計不能如此辦法。至於賠幾個錢，到了這步田地，朝廷尚且無可如何，你我也只好看破些。如要帶累好人，則是萬萬不能。」首縣道：「外國人只要錢，有了錢就好商量。鄉下來的一班人，且把他捆起來。還有黃舉人那一幫人，打的打了，一齊收在監裡，有的功名還沒有詳革，這事要請大人的示，怎樣辦法？」柳知府道：「沒有別的，拚著我這個官陪他們就是了。」首縣見太尊正在氣惱之下，不好多說，隨便應酬了幾句閒話，告辭出來，回衙理事。這裡洋人同金委員在府衙門裡，一住住了兩三天，那翻譯在縣裡將息了兩天，病也好了，也就搬到府衙門來一塊兒住。黃舉人一幫人，仍在監裡；鄉下來的一幫人，仍在縣裡；柳知府也不問不聞，就是紳士們來見，也不出見，只說有病，等到病好親來回拜。如是者四五天，倒是金委員等的耐煩了，曉得柳知府有點別緻性情，有時膽小起來，樹葉子掉下來都怕打了頭，等到性子發作，卻是任啥都不怕。這兩天與洋人見面，雖然仍舊竭力敷衍，無奈同金委員講起來，總有點話不投機，所以金委員不願意去驚動他，虧得同首縣還說得來，這天便獨自一個，便衣走到縣衙，會見首縣，同他商量說：「我們來到此間，鬧出這們一個亂子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。現在礦也不必看了，就此回省銷差。但是失落掉的東西，兄弟的呢，彼此要好，多些少些，斷無計較之理，但是洋人一邊，太尊總得早些給他一個回頭。在此多住一天，彼此都不安穩。就是拿到的那些人，或者怎麼辦法，也不防叫我們知道，將來回省銷差，便有了話說。太尊只是悶住不響，究竟不曉得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？」首縣道：「東西呢，是一定要賠的，人也一定要辦的。太尊這兩天心上很不高興，我們做下屬的也不便怎麼十分逼他。好在我們至好，你吃了飯，沒有事，可以常常到我這裡閒談，多盤桓幾天也好。」金委員道：「我的老哥，你說的真定心！我們出來兩個多月，事情做的一場無結果，還不回省銷差，盡著住在這裡做甚？老哥！千萬拜托你，今明兩天去問他一個准信，好打發我們走路。只因這位太尊，初見面的時候，看他著實圓轉，到得如今，我實在怕與他見面。老哥好歹成全了兄弟罷。」說罷，又站起來，作了一個揖，首縣只得應允。又問他單賠行李，要個什麼數目？金委員道：「若依了外國人，是個獅子大開口，五萬、六萬都會要，現在有兄弟在裡頭，大約多則二萬，少則一萬、五千，亦就夠了。」

首縣無語，彼此別過。列位看官！須曉得柳知府於這交涉上頭，本是何等通融、何等遷就，何以如今判若兩人？只因當初是戀著為官，所以不得不仰順朝廷，巴結外國，聽見外國人來到，立刻就命停考，聽見店小二打碎茶碗，就叫將他父子押候審辦。

如今鬧事的人，百倍於店小二，遺失的東西，百倍於茶碗，他反不問不聞，行所無事，是個什麼緣故呢？實因他此刻內迫於紳士，外迫於洋人，明知兩面難圓，遂亦無心見好。又橫著一個丟官的念頭，所以他的心上反覺舒服了許多。倒是金委員瞧著他行所無事，恐怕這事沒有下場，所以甚是著急，不得已托了首縣替他說項。閒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且說首縣上府稟見之下，當將金委員托說的話，婉婉轉轉陳述了一遍。又說洋人住在這裡，終久不是個事體，不如早早打發他們走路，樂得眼前清靜。柳知府起先是滿腹牢騷，諸事都不在他心上，如今停了幾天，也就漸漸的平和下來。聽了首縣的話，便問他們要怎麼樣？首縣當把金委員說的數目告訴了柳知府。柳知府道：「太多！他那點行李，能值到這許多嗎？依我意思，給他兩千銀子，叫他走路。他的行李，也不過值得幾百，現在已經便宜他了。」

首縣見所要的數目，同所還的數目，相去懸殊，不好再講。

又問拿到的人如何發落？好叫金令回省，也有個交代。柳知府道：「這事我已經打好主意，須得通稟上憲，由著上頭要如何發落，便如何發落，你犯不著做歹人，也不來做好人。我現在倘若要對得住洋人，便對不住紳士，要對得住紳士，就對不住洋人。況且這些人，一大半是當場拿住，有的是堂上問了口供；由金委員自己去拿了來的，打也是他自己擅作主張打的，百姓固然不好，金老爺也未免性急了些。現在誰是誰非，我均不問，據實通詳上去，看上頭意思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首縣無話可說，下來之後，照實告訴了金委員。金委員也自懊悔，當時不該責打黃舉人，又把他們一幫人統通收在監裡，事情辦的操切，便不容易收場。既而一想，到了上頭，一切事可以推在外國人身上，與我不相干涉；我今樂得趁此機會，弄他們兩個。

便與首縣再四商量。說兩千銀子，叫我洋人面前如何交代？凡事總求大力。並且自己跌到一萬。不能再少。首縣無奈，只得重新替他說項。柳知府從二千五百加起，加到三千，一口咬定不能再加，首縣出來，又與金委員說過，金委員只是一味向他婉商。首縣因為太尊面前不好再說，只得自己暗地裡送了金委員一千兩銀子，好在一錢不落虛空地，將來自有用，便告訴他說：「這是兄弟自己的一點意思，送與吾兄路上做盤川，不在賠款之內。」金委員接受之下，心上倒著實感激他，而恨柳知府刺骨，口說：「吾兄的一千兄弟一定領情，至於太尊聽說的三千，兄弟也犯不著同他爭論，只要外國人沒得話說，樂得大家無事。」首縣見此事他自己安排停當，外國人回省有金委員一力幫襯，以後萬事可以無慮，便也不再講，一笑辭去。

這裡金委員見柳知府許賠的數目，不能滿其欲壑，回至房中，便向礦師攬撥，並說了柳知府許多壞話。礦師道：「我看這裡的府縣二位，都不肯替我們出力，倒是營裡還替我們拿到幾個人。」金委員道：「鬧事的那一天，柳大人是一直關著二門，躲在衙門裡，虧得首縣大老爺先同了捕廳到街上彈壓，後來半夜裡又同了我去捉那個姓黃的，整整一夜沒有睡覺。首縣大老爺，那天倒很替我們出力。如果不是他，那姓黃的首犯怎麼會拿得著呢？」礦師道：「看他不出，倒是一個好官。那位柳大人，我們同他初次見面，看他的人很是明白，怎麼他倒不替我們出力？」金委員道：「不替我們出力也罷了，如今我們的行李通統失掉，住在這裡不得回省。我去同他商量借幾千銀子做盤川，他不但一毛不拔，而且捉來的人，他也不審，也不問，不知道要把我們擱到那一天！」礦

師道：「我是他們總督大人請來的，他得罪我，就是得罪他們總督大人。我的行李，是一絲一毫不能少我的，少了一件，叫他拿銀子賠我。我們上下六七個人，總共失落多少東西，定要他賠多少銀子，快算一算，開篇帳給我，我去問他討，少我一個也不成功。」當下金委員便親自動手，開了一篇虛帳，算了算，足足二萬六千多兩銀子，交給礦師，便一齊跑到花廳上請見柳知府。柳知府聞報，趕忙出來相會。只見礦師氣憤憤的照著他說道：「柳大人！你可曉得我是誰請了來的？我是你們貴總督大人請來的。到了你這地方，你就該竭力的保護才是。等到鬧出事來，我們好容易逃出性命，你又叫鄉下人把我們捆了上來。承你的美意，總算留我們在衙門裡住。現在，拿到的人既不審辦，我們失落的東西也不查考。我們現在也不要貴府辦人，也不要你賠我們的行李，只要問你借兩個盤川，好讓我們回省銷差。至於鬧事的人，你既不辦，將來我只好托你們總督大人替我們辦。我們失落的東西，現在有篇帳在這裡，一共是二萬六千多兩銀子，我們帶回武昌，不怕你們總督大人不認，少我一個也不成功。」一席話弄的柳知府摸不著頭腦，連說這是那裡來的話？鬧事的人是你們金老爺拿到的，打也打了，收監的也收在監裡了，還要怎樣？

柳知府話未說完，礦師接嘴道：「可又來！全虧了我們金老爺，還拿到幾個人，要你們地方官做什麼用的？柳知府道：「那天我還叫首縣先出去彈壓，後來又叫他幫著拿人。」礦師道：「是了！一城裡頭，只有首縣大老爺，還替我們出把力。」

柳知府聽了，真是又氣又惱，接著說道：「你們失落的東西，我已經應允了三千，難道不是銀子？況且這銀子，都是我自己捐廉，難道還去剝削百姓不成？」礦師道：「你三千銀子我沒看見，你交給那一個的？我的帳總共是二萬六千多銀子，這三千是賠那一項的？」柳知府道：「說三千就是三千，還有什麼說話不當話的？」其時金委員也坐在一旁，見柳知府講到三千的話，這句話原是有，是他吃了起來，沒有同洋人說，倘若當面對出，未免難以為情，趕緊站起來解勸，好打斷這話頭，因向礦師說道：「我們出來已經不少日子了，現在須得趕緊回省的銷差。柳大人這邊能夠再添上兩千，自然是再好沒有。倘若不能，就是三千，我們回去的盤川，也將就夠用了。這裡的事情，好在柳大人也要通稟上頭，且看上頭意思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那礦師本來還想同柳知府爭長論短，聽見金委員如此一說，也就罷手。只有柳知府到底是個忠厚人，心上還著實感激金委員替他排難解紛，便同礦師說：「我這裡三千是現成的，倘要再多，實實湊不出來。幾時動身，檢定日子，好叫縣裡預備。」當下金委員便同礦師商量，後天一准起身。金委員又同柳知府說：「要先支幾百兩銀子制備行裝。」柳知府也答應了，立即傳話帳房，先送五百兩銀子過去。次日，柳知府將銀子一並找足，礦師出立收據。是晚，柳知府又特地備了一席的滿漢酒席，邀了營、縣作陪，賓主六人，說說笑笑，自六點鐘入席，直至二鼓以後，方才散席。席面上所談的，全是閒話，並沒有提到公事。次日，營、縣一同到府署會齊，送他幾個起身。府、縣各官，一齊送至城外，方才回來，金委員同了洋人、翻譯、自回武昌不提。

且說柳知府回到衙中，先與刑名師爺商量，這事如何申詳上憲？擬了稿子，改了再改。畢竟柳知府有點學問，自己頗能動筆，便將這事始末，詳詳細細，通稟上憲。並說現在鬧事的人，都已拿到，收在監裡，聽候發落。但未題到停考一節，又把武童鬧事，及拆毀府大堂情形，改輕了些。稟帖發出，又傳了各學教官到府論話，告訴他們洋人已去，前頭武考未曾考完，定期後天接考下去，叫各教官去傳知各考童知道。誰知到了這天，來赴考的，甚是寥寥，卻是為何呢？一半是為了川資帶的有限，不能久待，早已回家去的；一半是此番鬧事，武童大半在場，恐怕府大人借考為名，順便捉拿他們，因此畏罪不敢來的，十分中倒有五六分是如此思想。所以赴考的人，比起報名的時候，十分中只來得一二分。柳知府無可如何，只好草草完事。至於那些紳士們，也曾來催問過好幾次，柳知府推誠佈公的對他們說：「這事情已經稟過上頭，只得聽候上頭髮落。至於拿到的人，但有一線可以開脫他們的地方，我沒有不竭力的替他們開脫，還有武童聚眾，以及打壞本府大堂這些事情，通統沒有敘上。」眾紳士道：「大公祖體恤我們百姓，誠屬地方之福，但這事實實在在是因停考而起。」柳知府無可說得，只有深自引咎。眾紳士別過。有幾個忠厚的，也不再來纏擾，專聽上頭回批，有幾個狡猾的，早已擬就狀詞，到省城上控去了。

有分教：宵小工讒，太守因而解任，貪橫成姓，多士復被株連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